

## 一壶慰风尘

——战国铜提梁壶

◎崔斌

拾甲古文化遗址，位于青州市东夏镇拾甲村，地处弥河故道西岸。在拾甲村东北分布着大汶口、岳石文化、春秋战国和汉代文化遗址。1974年益都县桃园公社在拾甲村后的“马虎岭”平整土地时，出土了贝壳币、刀币、铜镜、铜剑和大量铁钱等文物。1976年在拾甲村战国墓又出土了一件战国铜提梁壶，现存于青州博物馆。

这件提梁壶，口径18厘米，高35厘米，在国内发现的提梁壶中也算个头高的，由壶身、壶盖和提梁组成。它平口，直颈，圆腹，高圈足。在壶两侧各有一只环形耳，其余两侧位于壶中部的地方也各有一只环形耳。壶盖略向上鼓，正中铸有一个环耳，便于拿取。两侧各有一个活动的大圆环。壶身腹部有两道突出的弦纹。

这件提梁壶看似平淡无奇，其实构造很精巧。提梁是由六节两端有小环的铜铸件连接弓形提梁组成的，它们每边三节。第一节的首环套在壶身两侧的大环耳上，然后每两节的环相套连。第三节的末环套在提梁两边的小环内，这两两相连接的环，又穿过两侧的两大环，环环相套，十分牢固，并使得壶盖虽可自由开合于壶口的周围，却永远不能单独取下。

壶是古代人们常用的一种生活器具。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就已经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陶壶。到了商周时期，壶又成为青铜器家族中的重要成员。在史书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它们的记载。《诗经》中云：“清酒百壶”。《孟子》中记：“箪食壶浆，以迎王师”。《周礼》注解中写：“壶，酒器也。”可知，壶是古代人们主要用来盛酒的器皿，承载着古人饮酒一杯，觥筹交错的记忆，也让人想起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”的落寞。

仿佛是青铜时代注定要与酒结缘。那时征战频仍，祭祀连连，礼乐繁盛，宴饮天天。2003年，国家邮政局发行的特种纪念邮票《东周青铜器》中，选中了八件青铜文物代表东周青铜器的面貌，其中就有四件是酒器，酒俨然成了祭祀的旗帜、礼仪的排面、交流的助剂、出兵的号角。这样的酒壶，也推陈出新，呈现出百变的样子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猫儿岭墓群出土的战国提梁壶，圆腹，高圈足，壶口稍有外展，有壶盖，壶肩两侧缀有环耳，上衔链和提梁，盖上有双环，链从环中出，比例匀称，简单大气，端庄厚重，是早期礼器壶的典型风格。

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战国青铜提梁壶，肩部有四个兽头铺首耳，上衔链和提梁，盖上有双环，链从环中出，造型美观，比例匀称，盖中饰窃曲纹，肩上一周蝉形纹，腹部饰六周蟠螭纹，圈足底上有一圈陶纹。

1976年2月出土于四川绵竹金土村的战国铜提梁壶，直口，长颈，圆腹，圈足，壶颈有双耳，两侧有四个“8”字形圆环环环相扣，全身均有对称的云纹饰，造型精美，制作工艺精湛，为战国时期精美的盛酒器皿。绵竹素有“名酒之乡、年画故里”的称号，此件文物的出土将绵竹的酒史追溯到了战国时期。

提梁壶，是酒的容器，不只是人们的猜想，是有实物为证的。

在张家口东门外战国墓出土的青铜提梁壶，出土时壶体是躺倒的，密封完好，轻轻晃动发现有液体流动的声音，而壶嘴却没有液体流出。经中国文物研究所测试，打开壶盖，提取了墨绿色的浑浊液体约3斤，在壶内满满的，竟然保存了2300年，密封技术令人惊叹。经检测样品，提取物含有乙醇。液体在青铜器内长期盛放，呈现了墨绿色。壶体内的酒推断为粮食酿造，因为当时还没有蒸馏技术，度数很低。也可能里面装的是礼仪用的“玄酒”，淡薄的酒。饮酒在战国时已经成为流行的民俗，贵族人家将酒作为随葬品入葬并不少见。这件提梁壶在男主人墓葬发现，可知墓主人生前也是爱酒之人。而在广西合浦汉墓群的风门岭10号墓出土的提梁壶，同样也保存有半壶酒。

鹰首形盖的提梁壶多出自山东地区，应当和东夷族的鸟类崇拜相关，存世数量较少，是青铜壶中罕见的佳器。在潍坊，就有一件。

在诸城市博物馆，藏有一件鹰首提梁壶，通高56厘米，10公斤。器口与盖作鹰首形，鹰双目圆睁，喙自闭灵活，提梁穿过盖上的双环，并于颈部的双耳衔接。颈长腹深，鼓腹平底，矮圈足，通体饰瓦纹，腹背有一环形钮，一手提梁，一手提环形钮，鹰首可自动张开。当人们提着横梁倾斜壶身倒酒时，鹰嘴的上唇便可自动打开，倒完酒后将壶直立，鹰嘴又会自动闭合。整个壶盖用铜环与提梁相连，既能自由开启，又可避免脱落。这种设计独具匠心。

这样精美至极的提梁壶，应当摆在祭祀礼仪的场合，表达人们对于自然的敬畏，让人们仰望星空，和苍茫的寰宇对话，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

青州博物馆的战国铜提梁壶（资料图片）



白雪松鹰图轴局部（资料图片）

我想让你认识一位才华横溢的书画家，却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怎么描述这个人呢？他是个奇人？怪人？仙人？很少有人说得清楚。提起他，我的脑海中会出现这样的场景：

大约五百年前吧，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，只知道那时候是明朝，皇帝姓朱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齐鲁大地上，漫天的大雪纷纷扬扬，天地之间一片混沌。在白茫茫的世界里，有一个人冒雪前行。他穿着一件草编的蓑衣，雪花落在上面，有的顺着茅草滑下去，有的留下来，越积越多，蓑衣也快成了白色。这人头发凌乱，蓑衣下面露出的衣服也不怎么整洁，他手里拿着一个酒壶，边走边喝，边喝边唱，边唱边舞，细细听来，那唱词天马行空，狂放不羁。天地之间，除了风，只回荡着他的歌声。

他的身影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渐行渐远，但那歌声，却一直飘来飘去，余音袅袅，五百年不绝。

他叫雪蓑。

雪蓑，人称雪蓑道人。他的生年不详，卒年不详，籍贯不详。

但是作为明代的著名书画家，他确实实在齐鲁大地上留下了很多作品，很多故事，很多传说。特别是青州、章丘、莱芜、平阴等地，保留了雪蓑众多书画作品、书法刻石。如青州云门山上的“神在”“超尘离梦”“鬼斧神工”等石刻大字；临朐老龙湾的“铸剑池”三个大字；济南市钢城区棋山观村的“玄之又玄”碑；章丘赵八洞内“通天透地”的石匾……都是雪蓑的手笔。在青州博物馆，还珍藏着雪蓑的12件巨幅狂草书法作品，至今还无人能完整地解读……

人们喜欢把许多神奇的事情加在雪蓑身上。如青州一带流传的“雪蓑献寿戏衡王”的故事。传说，朱元璋

## 冒雪披蓑山海间

◎魏辉

的子孙，镇藩青州的衡王大摆寿宴，许多官员、豪绅、贵族鲜衣怒马，携带厚礼而来。而衣着破旧的雪蓑空着手登堂入室，坦然坐在首席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的寿礼呢？”雪蓑用手向南一指，说：“愿王爷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。”人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王府南面的云门山峭壁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“寿”字。细细观看，那个“寿”字中的“寸”，缺了一点。人们刚要说话，却见雪蓑不慌不忙，取来半匹绸缎，卷作一团，蘸上墨汁，信手抛去，那团墨色直奔大“寿”，恰好补上了缺失的那个“点”。满座宾客大为惊奇，衡王也对雪蓑刮目相看。

当然，这只是传说，不是史实。因为云门山“寿”字旁边的题名写得清楚：“衡府内掌司冀阳周全写”，并不是雪蓑的作品。但是当年，雪蓑是衡王府的座上宾，却在不少地方文献中有记载。

《续修莱芜县志》记载了一个“龙”字碑的故事：当时莱芜港里村一带洪涝灾害不断，为祈求龙王保佑，村民们筹资建庙，乡绅刘元翰请好友雪蓑题写碑文，他让人将墨磨好后倒入瓦盆里，放到石碑旁。这时，雪蓑赤脚走上前来，一脚踏进墨盆一搅和，提脚运力，便在石碑上踹了一个狂草大字“龙”，但见那“龙”字雄浑苍劲，气韵傲然，把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。写罢，雪蓑用笔在边上写上“大明刘元翰书”，不顾刘元翰的阻止，摆了摆手飘然而去。

当然，这也只是传说。清朝时，蒲松龄甚至把雪蓑写进了小说《聊斋志异》中，他就是那篇《颠道人》的原型。这个道人住在蒙山的寺庙之中，“歌哭不常，人莫之测，或见其煮石为饭者”。他不修边幅，行为怪异，戏弄权贵，道行高深，行踪莫测，半人半仙。

几百年来，这是雪蓑留给人世间的印象。

雪蓑把自己活成了一部传奇。作为一个受过历史学专业教育的人，我自然不相信传奇。但是，一个落魄的道人，纵然再有才华，官方的正史中也没有他的名字。好在，地方史中还有一些关于他的片断，他的朋友也在笔记中写下了一些关于雪蓑的文字。

雪蓑其人其事，被记录在《山东通志》《青州府志》《泰安府志》《莱芜县志》《章丘县志》《临朐县志》等地方志中。雪蓑的好友、章丘的李开先写了《雪蓑道人传》；清朝栖霞的牟愿相也曾写过《雪蓑子传》，记录了雪蓑与泰安董空壶的交往；明朝泰安的进士宋焘与清朝莱芜的进士张严都写过雪蓑的故事。

清代淄川文人王培荀在《乡园忆旧录》一书中，也记载了雪蓑的故事，雪蓑“嘉、隆年间游历下，往来淄川、益都，人以为仙。诗文奇妙，无尘俗语。尝自作联曰：‘雪里披蓑，寒天一星斗；云间补衲，暖回大地阳春’”。

虽然有演绎有传说，只言片语，但我们大致可以拼凑起雪蓑的画像：他的本名是苏洲，说着一口吴依软语，大约生于明朝成化末年，明朝嘉靖年间在山东游历多年，爱好广

泛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交游甚广，上至王侯豪绅，下至平头百姓，都与他有过交往。

“雪蓑”这个名字的来历，明朝的李开先在《雪蓑道人传》中有解释：雪蓑“每大书及诗词后，作冒雪披蓑手押”。

有据可考的，是雪蓑留在世上的字画及摩崖碑刻，其落款五花八门——“雪蓑子苏洲”“雪蓑道人”“雪蓑仙子”“雪蓑渔者”“瀛洲仙史”“六和狂士”“江南异客”，还有“八都督聋道人”“五湖散人兼三十六洞天牧鹤使者雪蓑子苏洲”等等。细细品味，他为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名字都仙气飘飘，不像是人间凡品。

清朝光绪年间的《益都县图志》记载：雪蓑，不知何许人，无姓名，浪游东土。居青州者数年，善作大字，诗亦豪放。人以其言貌似吴人，问之曰：“汝吴人耶？”曰：“是。”“苏州人耶？”曰：“是。”“举动诡怪，好谈玄理，嗜酒饮无算。人为娶妇，纳之而不与交。以之钱物衣服，遇贫者即与之。醉辄箕踞啾骂王公，或取困辱，亦不为意。作方丈大书，浓渾数斛，信手飞洒，倏忽而成，矫健有势。今云门山石壁上多其遗迹。能弹一弦琴。后去不知所终。”

雪蓑在青州旅居多年，青州人见他的样貌口音像是南方人，就问他：“你是吴人吗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又问：“你是苏州人吗？”他又说：“是。”看起来，雪蓑是不想正经与人说话的样子。

章丘人李开先眼里的雪蓑更翔实一点儿。李开先是明代文学家、戏曲家，他在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中进士，历任户部主事、吏部考功司主事等。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，李开先被罢官回到老家章丘，与同乡诗人创立“富文堂词社”，著有《中麓乐府》《闲居集》等书，还撰写了戏曲剧本《宝剑记》《登坛记》等。他好戏曲，好藏书，好交友。与雪蓑结识后，两人性情相投，雪蓑在章丘的李府住过一段时间，与李开先访古寻幽、赋词弹唱、饮酒品茶。

李开先写了《雪蓑道人传》，雪蓑为李开先的戏剧名作《宝剑记》写了序言。山东境内的雪蓑题刻遗存最为集中的地方就是李开先的祖墓，其墓园内的题刻很多是雪蓑所书写。如石坊上面的碑额正楷四字“李氏先莹”；石坊左右立柱上刻两联行书“漫漫长夜何时旦，瑟瑟高松不纪年”；李开先去逝后，他的墓上的“生封死葬”四个大字，也为雪蓑书写。

所谓“友谊长存”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

我们来看一下李开先写的《雪蓑道人传》：

“雪蓑者，乃一狂宕简傲人，谓之道人则非也。心实无他，而恶之者则以为有意。见人长揖不拜，即据上坐，虽王公长老亦不之让。士人以其喜施舍，疑为贵驛公子；善染翰，疑为中书舍人；知音律，能蹴鞠，疑为飘风子弟。问其家世，则秘不以告，而疑者转深，而诋者益众。予与之交厚，独得其实，为之传其大略，予以释疑解嘲云。”

雪蓑姓苏名洲，无字，号雪蓑道人。每大书及诗词后，作冒雪披蓑手

押，奇古骇观。原河南杞县人，徙居唐县。伯父名百当，以卖酒为业，雪蓑年方十二，随之度日。肆中偶有一人醉卧而毙，告于所司，上下使用，遂困穷逃散。雪蓑亦落落无所依。恃其颖性，学一事则精一事。而字画、弹琴、蹴鞠、歌唱，皆可居海内第一流。作半笔片纸小画，亦差可人意。后极口谈内外事，津津唾俱出，自负有独得处，是亦狂妄之一端。但见人或病或贫者，即施药出财以救之。尝被人连累，监禁七八月，得释则拱手别去，不出一怨言。人有侮谩之者，亦不校也。所作多生硬奇怪，或杂里中常谈，或出方外异语。以其人小学读书，止数月即弃而云游，足迹且半天下。高洁不染尘埃，疏放难拘礼法。善搭配古董，亦差可人意。戏谑调笑，有足动人者。人多馈之美衣服及钱物，旋即散之。朝不复为暮计，况履预为寒忧耶？醉后高歌起舞，更有风韵。只是玩世不恭，人难亲近耳……”

李开先说，人们对于雪蓑的家世有很多疑问和猜测，雪蓑自己也“秘不以告”。他与之交往较多，了解一些情况，所以写个小传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惑。但是看了这个《雪蓑道人传》，很多人，包括我，对于雪蓑的身世更疑惑了。

文章的第一句就让人不解：“雪蓑者，乃一狂宕简傲人，谓之道人则非也。”那么，雪蓑到底是不是一个道人？

李开先说雪蓑是河南人，从小跟着伯父卖酒为生。但既然是一个河南人，为何雪蓑说着一口吴语？

李开先说雪蓑家境不富裕，颠沛流离。又说“他字画、弹琴、蹴鞠、歌唱，皆可居海内第一流”。要知道，写字、画画、弹琴、踢足球、唱歌，那都是当时富贵公子的爱好，不仅需要金钱，还需要文化底蕴。一个穷困的人，他有条件去接触这些活动吗？何况能达到“海内第一流”的水平？

李开先说雪蓑“善搭配古董，和制药材”，别人送他钱财和华美的衣物，他转头就送给别人。一个从小卖酒的孩子，他是如何接触到古董的？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，实在不像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家庭的子弟……

是雪蓑给李开先编了一个故事吗？是李开先给我们编了一个故事吗？是雪蓑有难言之隐吗？

迷雾重重。雪蓑还写过《风入松》词八十一阙，后人评价：“怪怪离奇，皆非人间语。”

李开先曾经评价雪蓑的书法作品：“矜度出尘，如瑶天鸾鹤，笔阵雄健，理趣深长，初若放任涉径，细目之则剑铍藏锋，微妙难名，变化莫测，乃神之所为，非力之可与也。故曰：神而明之，岂古所能拘哉。”

笔阵雄健，变化莫测，这是神借用雪蓑的手写下来的，不是人力所能。李开先这样感叹。五百年来的雪蓑的诗词和书画的很多人都这样感叹。

雪蓑，他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他似乎不应该在河南，也不应该在吴越。我宁愿相信，他踏白云而来，又乘白云而去。

也许，成为一个谜，是雪蓑最合适的结局。

## 诸城籍早期革命者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

◎姜立刚

社”，经销进步书刊，宣传新思想、新思潮。“齐鲁书社”促进了山东新文化运动的发展，为山东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“火星”。在济南的诸城籍进步人士如王尽美、王翔千、王志坚、王辩、王象午等都是该社常客，他们在这里大力吸收新思想，新思潮。王尽美、王翔千等人还领导创建进步团体，创办进步刊物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。

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起，山东人民参与斗争更为激烈。而王乐平、王尽美等就是山东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军人物。五四运动后，认识到工人参与斗争伟力的王尽美、王翔千、王象午等人深入工人中间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。

1920年8月，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创建共产党组织。王乐平将这个重任交给了王尽美和邓恩铭（贵州荔波人）二人。1921年春，王尽美、邓恩铭、王翔千等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，是山东党的最初的组织形式。是年7月，王尽美作为两位济南题名之一参

加了中共一大。诸城籍早期革命者群体在山东党的创建中是重要领导力量。

在发展党员、推动党组织在山东各地建立方面，诸城籍早期革命者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王尽美、王翔千、王象午等都是重要领导者。尤其王尽美，1922年5月任中共济南支部组长，7月底任中共济南地方支部书记，1923年10月，任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。作为山东党组织主要负责人，王尽美是山东党组织创建的最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之一。

诸城籍早期革命者群体在山东党的早期革命活动中是骨干力量之一。

建党以后，山东早期革命活动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一是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，二是领导山东工人运动，三是开拓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。诸城籍早期革命者在其间发挥了骨干作用。

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方面，党的一大召开后的1921年9

月，王尽美、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专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“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”。骨干会员就有王尽美、王翔千、王辩、王志坚、王象午、王深林、赵震寰等诸城人士。

领导山东工人运动方面，王尽美、王象午等人，同样发挥了骨干作用。作为山东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，王尽美奔波于胶济铁路沿线城市、矿区、工厂，组织工人、领导罢工。王象午在青岛协助王尽美、邓恩铭等，多次组织工人大罢工。在全国工运处于低潮的情况下，他们领导的胶济铁路全线及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，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称之为“异军突起，难能可贵”。

在开拓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，王乐平是山东国共合作的重要推手。王尽美、王翔千、王辩等共产党人是推动建立山东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骨干。王尽美发挥了他人替代不了的作用，指导济南、淄博、青州、潍县、高密、青岛等地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。